

“李善德低下头，倚靠着上号坊的残碑，继续专心读着眼前的文卷。他的魂魄已在漫长的跋涉中磨蚀一空，失去了对城墙内侧那个绮丽世界的全部想象。”这是作家马伯庸长篇小说《长安的荔枝》中尾部的一段描述。李善德从岭南运送荔枝到长安，名曰“荔枝使”。

大使李善德之所以对城墙内侧那个绮丽的世界失去了全部的想象，原因是他几乎拼上性命才完成让贵妃吃到鲜荔枝的任务，他不仅费尽心思研究出荔枝运输途中的各种保鲜技法，更在路线选择、驿站配置、飞骑手遴选等诸多环节都精细算计，而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最终目的只是为了天子博美人一笑，不可不谓之荒诞。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荒诞之后，李善德的身心彻底被掏空，他一个从九品芝麻官，在京城打拼了二十载仍然要靠贷款才能勉强在京郊买一处安身的宅院。无论他想象力多么丰富，也无法理解圣上的心思。

马伯庸的写作向来不让人失望，仰赖于其扎实的历史功底和对各种细节的把控。从角色的服饰装扮到官阶品级，再到长安的风貌物候等等，甚至上至皇帝下到百姓日常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均严格考究，正因为如此严苛，才让读者感觉更加生动。跟随马伯庸的笔触，人们仿佛真的置身在长安街头，目睹令人眼花缭乱的繁华盛景。

当然，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历史小说也不例外。为了尽可能完美地架构“一骑红尘妃子笑”的故事，马伯庸巧设了许多人物和情节，比如“荔枝使”李善德、经略使的管家赵辛民、胡商苏谅、荔枝种植户阿侗姑娘等等，李善德转运荔枝过程中遇到的各种艰难险境也是虚构而来，目的是让整个故事看起来复杂无比，进而彰显皇权社会鼎盛时期的巨大隐忧。其中最关键的，是要把李善德这个人物立起来。于是我们看到，他被设定为混迹京城的芝麻官，谨小慎微地平安渡过二十年，而就在这一天，他告假半天，终于狠心花光所有积蓄买了处房产，但也就是这半天，他供职的上林署一众同僚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上林署的署令先是好酒好肉地招待了他，又借他酒酣之际把一份遮蔽修改过的敕令文书交给了他。而他因为太过高兴，并未发现上面动的手脚。“荔枝煎”和“荔枝鲜”一字之差，让李善德仿佛从天堂跌到地狱。

荔枝三日味变的宿命他再清楚不过，而从岭南到长安的漫漫长路，就算最精良的飞骑接力也无法保证三天送到，更别说还得保鲜。对李善德来说，这是个烫手的山芋，搞不好全家都得跟着掉脑袋。跟好友韩洵和杜甫的一番对话，更让他恍然大悟。皇帝命人六一之前送到荔枝，为的是博杨贵妃欢心，因为六月初一是贵妃生日。

杜子美作为李善德好友，与他有着同样的坎坷遭遇，两人不禁抱头痛哭。韩洵因为更熟悉官场运作规则，向李善德提出不如利用最后这段时间好好去岭南盘盘道，没准还有其他希望。


李善德的岭南之行以及在岭南的遭遇是作品的重点。在岭南，他遭遇经略使的刁难、与胡商苏谅携手、与赵辛民周旋、与阿侗姑娘研究荔枝保鲜方法，这一切，让李善德熬白了头，熬红了眼，但仍然一刻不敢歇息，心怀拼死一搏的念头，最终取得了成功。新鲜的荔枝送进城墙内，贵妃满心欢喜，李善德保住了脑袋，却仍然沦为官场牺牲品。朝廷内，一枚小小的荔枝也能成为党派之间争夺利益的把柄，国相杨国忠和太太监高力士的角力也因为荔枝巧妙布置各种机缘，目的就是要在皇帝面前邀功争宠。

荔枝使李善德的人生高光时刻，出现在他面见杨国忠的那一刻。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向杨国忠连连发问，虽然知道冲撞杨国忠的下场无异于以卵击石，可他终究压抑了太久，从他在长安混日子的时候，从他被设计被迫运送鲜荔枝的时候，从他费尽周折把荔枝运回长安的时候，他的爆发是人之常情，却犯了大忌讳。最终碍于运荔枝有功，加之高力士的间接相助，李善德一家被流放岭南。李善德成了种植荔枝的老农，就在新一年的荔枝成熟，李善德还想着为朝廷进贡荔枝的时候，忽然得到消息，安史之乱爆发，皇帝贵妃逃窜。国将不国，皇亲国戚还吃什么荔枝？李善德重又陷入沉默，他把最大最红的那颗荔枝剥开，递给自己的女儿，甜甜的汁水让女儿发出赞叹，同时击穿了李善德内心所有的希望。

看完这部小说我在想，如果让我来写这段历史典故，会如何设计布局、刻画人物？是否也会通过小人物的视角反映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的终极是人学，而作家不应只着眼于关键人物的命运，更要着眼那些小人物的成长轨迹。因为历史中存在着太多的巧合，而这些巧合往往是无数人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蝴蝶效应的互相叠加。

作者简介:王国梁,《青岛文学》杂志社编辑。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文化青島」  
扫码关注



# 《长安的荔枝》：繁华落尽现悲凉

◇王国梁

## 《扬名立万》：

## 让观众各得其所各取所爱

◇崔均鸣



电影《扬名立万》号称“悬疑喜剧”，其故事场景设定在民国时期。月黑风高之夜，一群过气的电影人被秘密召集到一栋豪华别墅，准备将一起血案拍成电影，并以此扬名立万，东山再起。令与会者没想到的是，这起案件的凶手齐乐山已经提前被警官大海带到了他们中间。随着剧情推进，案发现场竟然也被锁定在这栋别墅里。此时，有人想退出，但大门已经被会议召集人陆子野的手下人上了锁。

接下来，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在各自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夹杂着对于自身名利的考量，试着复盘案件的真相。疑凶齐乐山说，他的犯罪动机是“劫财还赌债”，但当场就被编剧李家辉识破了。李家辉曾经是一名正直的记者，因为写了一篇稿子得罪了权势人物，只能改行当编剧混口饭吃。但是，他骨子里的“较真”秉性还在，随便挖了几个“坑”，就让对方跳进了陷阱：一个连赌场基本术语和玩法不清楚的人，何以欠下了巨额赌债？一个连黄金、白银行情都不掌握的人，何以去借高利贷？更何况连向谁借的高利贷都支支吾吾交代不清。

关键节点，圆滑世故的过气男演员关静年请李家辉“借一步说话”，提醒李家辉“此事不简单”，不要太较真。关静年发现，齐乐山声称自己是“左撇子”，却习惯性地用右手点烟。在关静年看来，疑凶极可能是左手揽马缰，右手持枪的军人。如果继续深究，一定会引来麻烦。李家辉没有理会关静年的忠告。

面对李家辉咄咄逼人的发问，曾在海外混迹多年的武打替身演员陈小达，充分展示了“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性格特征，发挥了“猪队友”的作用，他无意间透露的信息被齐乐山利用，进而编造出案情的另一个版本，让事实真相更加扑朔迷离。

戏中戏，案中案，局中局，人外人，智商与情商较劲，野心与良心较量。悬念环环相扣，黑幕惊心动魄。剧情不断翻转，当观众一次次以为马上就要抵达案件真相的时候，那些似乎合理的情节立即被意外的巨浪打翻，并迅速抹平。这种无限践踏观众智商的故事细节，对于观影人来讲实在是一种挑战。如果你认定这是一部悬疑剧，《扬名立万》绝对是成功的。

《扬名立万》应该是一部社会伦理剧。随着剧情一步步演进，电影人与疑凶之间的冲突越加凸显。千钧一发之际，一群邪恶的黑衣人突然闯进别墅，让一众电影人与疑凶放下对立的情绪，不可避免地站到了一起。

当为首的黑衣人说出“不想让一个人的记忆，变成千万个人的记忆”，他的使命就是来踩灭真相的“火苗”的时候，特别是胆小文职警官大海被枪杀后，追名逐利的导演郑千里、虚荣浮夸的女演员苏梦蝶、明哲保身的男演员关静年、心怀发财野心的陆子野等等，表现出了人性大义与勇敢反击恶势力的道德力量。

最后，疑凶齐乐山选择了与黑衣人同归于尽的方式，彻底反转了自己的既有角色，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自此在观众面前树立了起来。他用生命守护了一个女孩干净的余生。而那些死里逃生的电影人，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决定以电影的方式将案件真相公布于众。为了这部电影能够顺利上演，他们不惜集体出走异国他乡。

这些貌似光鲜亮丽的电影人身上其实潜藏着太多人性的卑微与尘垢，例如虚伪、自私、狡猾、贪生怕死却又想出人头地等等，但《扬名立万》的制作者显然并没有对这个群体产生绝望。剧中的电影人虽然身处事业的低谷，依旧在大义面前不失大节，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影片结尾处，李家辉这个以追求真相为己任的正义记者，在夜莺纯净哀伤的侧影前戛然缩回了手。此时此刻，他刨根问底的性格还是被与人为善的普世价值软化了。

《扬名立万》其实也是一部爱情剧。历经重重磨难之后，胆小文职警官大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终于勇敢地表达了对过气女演员苏梦蝶的暗恋。疑凶齐乐山对牺牲的老长官的女儿夜莺的保护，如果一开始只是单纯地为了兑现战场托孤的承诺，到了最后其实更像是对纯洁爱情的舍身呵护。为了实现这份呵护，他不惜以命相抵。

《扬名立万》也应该是一部轻喜剧。喜剧元素几乎贯穿了整个电影，使得原本血色淋漓的故事能够让观众在黑色幽默的氛围中得以呼吸，耐住性子来“烧脑”。

至于电影剧本的台词，更是精致无比，许多极富隐喻色彩的妙语佳句负载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不同阅历的观众，都可以在这部电影中找到自己喜欢的对白。

一部电影要想获得成功，商业因素不得不顾。《扬名立万》几乎集合了当下电影作品的所有卖座要素。无论你是爱好剧本推演还是喜欢武打格斗，无论你是喜欢缠绵的爱情故事还是热衷于关注人生情怀，在《扬名立万》里，你都会找到自己的那款所爱。

各得其所，不亦乐乎。

作者简介:崔均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